# 那年，我的高考

□焦玉莹（河南舞钢）

又到一年高考时。早晨凉风习习，街上格外安静。赶紧给一个家有考生的朋友发了条祝福信息，又回忆起我那已经遥远的高考来。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夏天，被学生们戏称为“黑色七月”的7、8、9三天，是我参加高考的日子。那年我并没有志在必得的自信，因为我的数学成绩总是不尽如人意。说来奇怪，语文从来没复习过，可每次考试都是遥遥领先。而数学呢，一看书就想瞌睡，一做题就想摔笔。但那时已经明白，高考是要靠各科挣分的，所以在高三的下学期，我的生活可以说过得枯燥乏味，因为我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每天抽出大半时间去做数学题。

记得第一场就是我最拿手的语文，在没进考场前，同学们都围在语文老师身边问这问那，我去了趟厕所回来，远远地看到个子不高的语文冯老师正伸长脖子在四处张望，等我刚进入他的视线，就听他高声叫道：“焦玉莹，加油！一二一、一二一……”给我喊起了走正步的号子。

围在他身边的同学们，此时也都顺着他的视线看过来。众目睽睽之下，我的脸“唰”的红了，一时间走路都不知该迈哪只脚了，索性拔腿飞奔到了同学群中，又立刻引起了哄堂大笑。

也难怪冯老师这么高兴，因为在平时考试中，我的语文成绩总是在年级中遥遥领先。平时他喜欢把我作文中的“经典句子”拿来做口头禅，以表示对我的器重。比如，当时班里男多女少，平时极少交流，每到我发作业时，男生就齐刷刷地扬脸看着你……我在周记中写了这种烦恼，说“一面对那黑压压的一片，心里就紧张。”

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摸底考试中，荣居全县最高分，老师对我抱了很大希望！

很快就在笑声中进了考场。我大致浏览了一遍试卷，心里非常踏实，感到胜券在握。飞快地做完了基础知识部分，几乎没有拿不准的。在写作文之前，我花费了很多时间，倒不是不会写，而是为怎样写犯愁了。

本来一看题目就知道是一篇议论文，很简单的议论文。有道是“艺高人胆大”，我想来个“剑走偏锋”，铤而走险一把，写得更引人注目一些。但同时也在激烈地权衡：如果碰上一个激进些的老师改卷，我会得高分；如果是一个保守的老师，那明年只好再来一次了……抱着赌一把的心理，在时间已不允许再犹豫的情况下，我埋头一口气写完了最拿手、平时经常得满分的作文。

一出考场，冯老师第一个迎了上来。问我怎么样？我说心里没底儿，他还笑我“真会谦虚呢”！后来同学们都陆续围过来了，大家为一道选择题争得面红耳赤，老师也说出了自己的答案，然后问我的意见。我说：“都错了！正确答案应该是——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都认为自己的答案是正确的。老师也一时无措，就悄悄问我说：“你咋那么肯定呢？”

我说：“这是北宋文学家晏殊的诗，我初中时就会背的……油壁香车不再逢，闲云无影任西东。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瑟禁烟中。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说着我就把全诗一口气背了下来，大家一听正是里面的句子，也都心悦诚服了。

该考数学时，我就像没吃饱饭似的，总是提不起精神。进考场前，既是数学老师又是班主任的刘老师专门把我叫到一边，教我做考卷的方法。当时脑子很乱，他讲的什么好像都没听到，依稀记得最清楚的一句是“一看不会就往下做，先把会的做完，再回头攻克不会的。”我当时挺没劲地想：也只好这样了！估计会一直“往下做”的。

谁知卷子一发，我心里更没底儿了！怎么看起来这些题我几乎都会呢？不可能吧?！高考题能有那么容易吗？一定是我判断错误了。但也没有其他选择了，只有照着自己的思路做下去吧。结果老师交代的办法也没用上，就那样所向披靡地一路做到了最后。

出来考场，数学老师问我考得怎样？我还是说心里没底儿。平时很严厉的他，这时倒挺宽容地说：“你只要考及格就有希望。”

后来分数下来了，与我估计的不相上下，我也幸运地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挤过了高考这座独木桥。只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我的数学竟只有4分之差不到满分。而语文呢，则仅仅考了82分(满分120分，平时大小考试都是在110分以上的。)“语文知识”部分毫无悬念地得了满分，那就是说我的作文彻底泡汤了，真是令我欲哭无泪、追悔莫及！

更戏剧性的是，老怕我拖后腿的数学老师笑得合不拢嘴，而一向对我寄予厚望的冯老师则气得直跺脚，非让我再复习一年考个好成绩。我当然没答应，不过一到大学我就给他写去了一封长信，深表歉意。

后来一想到这年的高考，我就感到不可思议。

唉！高考亦如人生，无常啊！

人生百态

百姓纪事

# 飘香的石榴花

□卫宗杰（河南平顶山）

五月的天气，夏风还不那么热烈，正是百花争奇斗艳的时节，杏花、梨花、春梅、丁香花、海棠花、月季花、荷叶嫩绿绽放……从春日到初夏，你方唱罢我登场。“百花齐放共峥嵘，游人如织赏花时”。常在白龟湖畔散步赏景的我，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惊喜地发现了零星开放的石榴花，凝神注目之间，眼眶竟有些湿润，不由得想起了岳母家的石榴树。

岳母家在舞钢朱兰，一处幽静清雅的独立小院，堂屋门前就种了一棵石榴树，看惯了果园中的枝叶繁茂，低矮粗壮的品种，家中的石榴树却另具特色。单株，高傲的独立于院中，树干灰褐色，树皮几乎剥落殆尽，根向上分为两杈，树干缠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紧地扭结在一起分不开，约有碗口粗细，虬龙盘绕般在屋檐处攒着劲伸枝展叶，如伞盖遮阳挡雨，冬季是叶落树兀，休眠蓄势，春末夏初的这个时令嫩芽鼓苞，由紫红慢慢转绿，叶子就生长出来，黄绿光滑，稍不注意，已是满枝嫩绿，郁郁葱葱了。

我没问过岳母和妻子石榴树是何时栽种，只从她们的闲谈中得知，岳母一家大约是1969年从其他地方迁到此处，分房定居于此，由此推算，树龄已是50余年，与我的年龄居然相仿，看来是颇为有缘的。

记得与妻初识，拜见岳父岳母时，正是秋果累累，丰收的季节。石榴树的枝条被成熟的石榴压弯了腰，有的已经裂开了缝，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石榴籽似宝石、似翡翠、似玛瑙，让人爱不释手，急欲尝鲜。

阳光斑驳地照在院中的石桌上，上面摆放着果盘，盘中是已剥好的石榴籽，和煦的阳光、青翠的树叶、晶莹的石榴籽，用“大珠小珠落玉盘”比喻再恰当不过，眼前呈现的是一幅温馨静态的画面，我三步并作两步奔到石桌前，伸手拿起一颗石榴籽放入口中，轻合唇齿，啊！好美妙的感觉，酸中带甜，汁多粒饱，真是人间极品。

岁月无声地流淌，随着时令的转换，石榴树默默地发芽、开花、结果、落叶、冬眠、发芽，周而复始。

我、妻和二十多岁的儿子每年都享着口福，品尝着甜蜜的果实，余香回味……

三年前，又是一个秋季果实成熟的季节，我发现树上的石榴却少了许多，三三两两的屈指可数，与兄嫂谈起，我还故作懂行，说是每隔几年石榴树也是要休养调整的。可一年、两年、三年，我终于明白树也有老的时候，估计它已风烛残年，但每年继续着发芽、开花，顽强地生长着。它启迪我们，在奔向美好生活的道路上也要坚持不懈，勇于进取，奋发向上。

岁月更迭，人生蹉跎，岳母家的小院温馨幸福，已到知天命年龄的我和树共同经历着风雨沧桑，老树乐观向上、默默奉献的精神激励着我。

又是一年小院石榴花飘香的季节，下周日，我携妻儿回家看望岳母，再看看那棵开满花的石榴树。

# 拾麦子

□周智超（河南郏县）

布谷一声麦子黄，农田万户夏收忙。近日，我跟随县纪委监委同事走进夏收田间地头，就夏粮生产、农资供应、农机使用和惠农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走访。走在田间小路上，伴随着窗外布谷鸟一声声啼叫，我的思绪不觉中飘向昔日家乡的夏收时光。

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我，清晰地记得挎着篮子、提着袋子奔向麦地捡拾麦子的情景。那年月，没有联合收割机，多是刀耕火种，纯手工作业，男女老少用月牙般的镰刀，割下一片片金色的希望。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是农民的命根子。可以想象得到，收麦子的时候，大人们要多认真、多仔细。尽管如此，麦地里、田埂上、运输的道路上还会有散落、遗漏的麦子，这时拾起来就是捡拾者的了，算是给拾麦者家庭一次“增产”的机会。

拾麦子是一件辛苦事儿。不仅要顶着夏日炙热的阳光，还会有不小心被麦穗麦芒刺的风险，再加上汗流浃背那种滋味，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拾麦者要眼疾手快腿勤。一般本分的孩子会在本村已经收割完且人家允许的麦茬地里老老实实地靠眼睛搜索、靠脚挪动、靠手把一个一个麦穗拾起来的。也有一些因附近拾麦子人太多或遗漏麦穗太少跑到几里外邻村的，多是一块田一块田里去找，一条田埂一条田埂去寻，一个一个麦头去拾，虽然累，但似乎没有哪个叫苦的。夕阳落下，总会看到拾麦人三五成群背着编织袋满载而归。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当过小学民办教师的爷爷在我未入学时，就教会我《悯农》这首诗。加上父母一辈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作为农家出身的孩子，深知粮食来之不易，自然也成了拾麦“大军”中的一员，因为拾回的不仅仅是麦穗，更是一种对粮食特有的情愫和尊重。

不觉中，拾麦子似乎已是很遥远的事了。

如今群众生产生活不断提高，守着自家一亩三分地过日子的群众不多了，大都外包给了种粮大户，如今多的是千亩高标准粮田示范区、大型农场合作社，收割、去皮、装袋、运输……夏收实行的是全流程机械化作业，站在地头儿就能让粮食实现“颗粒归仓”。拾麦子已悄然成了一件稀罕事儿。

伴着机器隆隆的轰鸣，思绪再次被拉回现实，正看到百余米外10余台联合收割机一字排开，正在田间作业，场面很是热闹。

回想，如今粮食产量越来越高，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方面拾麦人不想拾麦了，另一方面想拾麦也无麦可拾了。

本报地址：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68号 印刷：平顶山日报社印刷厂(建设路东段平顶山日报社新址院内) 广告许可证：002 邮编：467002 零售价：每份1.5元
新闻中心 4973515 4973509 4973507 传真 4973573 摄影部4935472 广告部 4963338 房地产工作室4973518 发行部4965269 上期开印：1:50 印完：4:20